

鲁迅与左翼作家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SHANGHAI LUXUN MUSEUM
编

总第78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鲁迅与左翼作家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SHANGHAI LUXUN MUSEUM

总第78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左翼作家:总第78辑/上海
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ISBN 978-7-5520-2373-2

I. ①上… II. ①上…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2704号

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左翼作家(总第78辑)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责任编辑:章斯睿

封面设计:包明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11.25

插 页:1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2373-2/K·455

定价:6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鲁迅与左翼作家

鲁迅与“左联”	王锡荣(1)
拉开革命文学序幕的“左联”作家蒋光慈	乐 融(15)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语丝派”	乔丽华(30)
鲁迅出资支持的“左联”后期刊物《文学新地》	丁言模(49)
简述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胡也频手稿《自祷》	施晓燕(66)
鲁迅五十寿辰与“左联”	高方英(77)
鲁迅与“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	朱亚夫(89)

鲁迅作品研究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小伙计

——100年后重读《孔乙己》

谷兴云(94)

《孔乙己》细读及“我”之论析

管冠生(106)

论鲁迅小说对形式主义政治的反思

——以《孔乙己》《头发的故事》等为例

赵东祥(122)

九十年来《摩罗诗力说》研究述评

——兼说《摩罗诗力说》及对鲁迅早期研究的限度

与可能(下)

刘 锐(131)

鲁迅作品的戏剧改编研究综论

郭 瑛 程桂婷(146)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 潘公展的“独唱” 田 丹(158)
- 《沉沦》中的旧体诗及外国诗歌引入 李若琳(172)
- 关于丁玲被捕
- 从《摄影画报》角度 李 浩(179)
- 鲁迅与文学青年蹇先艾 孙向阳(193)

史料·辨证

- 鲁迅对北方历史考古的关注与思考 顾音海(204)
- 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补正十九则 吴作桥(212)
- 19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演剧活动再考
- 关于中华戏剧座谈会及其第一次公演果戈理
- 的《视察专员》 [日]小谷一郎 王建华 译(221)
- 徐芳集外文三则 金传胜(243)

我与鲁迅

- 鲁迅殷殷催促我奋然前行 裘士雄(256)

鲁海漫谈

- 鲁迅墓迁移盛典亲历记 王尔龄(266)
- 读鲁迅论《红楼梦》随感 邓牛顿(268)
- 郁达夫与他的《屐痕处处》 翁长松(271)

青年读鲁迅

- 大学本科生所见的鲁迅 (276)

爱戴鲁迅的缘由	钱瑶瑶(276)
善恶之间说鲁迅	谭志慧(280)
当代中国,我们还需要鲁迅吗?	黎 婷(283)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与研究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鲁迅墓	童 煜(285)
浅谈博物馆讲解比赛	
——以2017年“中国故事——全国博物馆优秀 讲解案例展示推介活动”为例	朱辛颖(294)
浅谈微博在博物馆宣教工作中的应用	
——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陈 茵(304)
人物类开放馆场文创产品开发的实践与探讨	
——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张 健(313)

资料

六朝造像目录(四)	林 珊 整理(322)
-----------------	-------------

编后

CONTENTS

Lu Xun and Leftist Writer

Lu Xun and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Wang Xirong(1)

The Leftist Writer Jiang Guangci who opened the Curtai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Le Rong(15)

Yu Si Sect in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ontroversy
..... Qiao Lihua(30)

Lu Xun's contribution to the League of Leftist Periodicals
Wen Xue Xin Di Ding Yanmo(49)

On the Hu Yepin's Manuscript *Self Prayer* in the Shanghai
Lu Xun Museum's Collection Shi Xiaoyan(66)

Lu Xun's 50th Birthday and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 Gao Fangying(77)

Lu Xun and the Second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Zhu Yafu(89)

Researches on Lu Xun's Works

Little guy was the child who has not eaten people
—Rereading *Kong Yiji* after 100 Years Gu Xingyun(94)

Read *Kong Yiji* Guan Guansheng(106)

On Lu Xun's Novels' Reflection on Formalism Politics
—Take *Kong Yiji* and *The Story of Hair* as examples
..... Zhao Dongxiang(122)

Commentary on the Research of *on the power of Romantic
Poetry* in 90 Years(II) Liu Rui(131)

A Review of Studies on Drama Adaptation in Lu Xun's

Works Guo Ying & Cheng Guiting(146)

The study of Lu Xun's Contemporaries

Pan Gongzhan's "solo" Tian Dan(158)

The introduction of Old Style Poems and Foreign Poems

in *Degradation* Li Ruolin(172)

About Ding Ling's arrest—From the *She Ying Hua bao*

..... Li Hao(179)

Lu Xun and literary youth Jian Xianai Sun Xiangyang(193)

History • Textual Research

Lu Xun's thoughts o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Northern

China Gu Yin Hai(204)

Emend nineteen explanatory notes of 2005 editio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comment Wu Zuoqiao (212)

Reexamination of the Drama Activiti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1930s—About the China Drama Symposium

and its first performan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by Gogol

... [Japan] Kotani Junichiro, translated by Wang Jianhua(221)

Xu Fang's three articles Jin Chuansheng(243)

Lu Xun and me

Lu Xun urged me to move forward Qiu Shixiong(256)

Random Talk on Lu Xun

Experience the Migration of Lu Xun's Tomb Wang Erling(266)

Reading Lu Xun's *Comment o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 Deng Niudun(268)

Yu Dafu and His *Trace of clogs All Around*

..... Weng Changsong(271)

Youth read Lu Xun

- Lu Xun saw by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276)
- The reason of love Lu Xun Qian Yaoyao(276)
- Saying Lu Xun between Good and Evil Tan Zhihui(280)
- Do we still need Lu Xun in Modern China? Li Ting(283)

Research and Chronicle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

- Reviewing Lu Xun's Tomb before Liberation Tong Yu(285)
- Talking about Museum Explaining Competition—Take the 2017
“China Story—National Museum Outstanding Case
Presentation Tour” as an example Zhu Xinyin(294)
- Talk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Weibo in the missionary
work of the Museum Chen Yin(304)
- Practice and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he Museum
—Take the Shanghai Lu Xun Museum as an example
..... Zhang Jian(313)

Material

- Contents of Statues in Six Dynasties(IV)
..... collected by Lin Shan(322)

Editor's Notes

鲁迅与“左联”^①

王锡荣

迄今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回忆、考辨的文章已有不少，但是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仍有很多。1991年，香港王宏志所著《鲁迅与“左联”》一书出版，该书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和原始记载，对鲁迅与左联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论述，澄清了很多问题，纠正了一些说法。但限于当时条件，仍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此后25年中，还是有人不断重复错误的说法。本文将对以下几个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并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一、鲁迅为什么乐于参加筹建“左联”？

在“左联”初期的成员中，1890年以前出生的作家，只有鲁迅一个。创造社里最年长的成员郭沫若，都比鲁迅小11岁。至于“左联”其他成员，年龄最大的茅盾、郁达夫都比鲁迅小15岁。左联里成名的作家只有一二十名，著名作家更少。鲁迅为什么不惜放下自己“老作家”“名作家”的身段，乐于跟一批初出茅庐的、幼稚、极端甚至狂傲的青年搅在一起？为什么在鲁迅心目中，只有创造社、太阳社派可以联手？又为什么刚刚还在激烈论战，很多问题还没讲清楚，鲁迅就乐意与对方联手？以前一些人说鲁迅是为了保住自己“文坛领袖”的地位，才参加筹建“左联”，或说是共产党

对鲁迅采取的“先打后拉”的策略奏效,周作人更说鲁迅是“赶时髦”,等等。对此,王宏志已经澄清:第一,鲁迅早有与创造社等激进文化团体联手组建统一战线的打算;第二,尽管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激烈攻击鲁迅,但此时已基本平息了,而在当时可供选择的联手对象,只有创造社、太阳社这一派,他不可能去跟“新月社”之类的派别联手。^②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多重原因促使鲁迅加入左联:

(一) 鲁迅这时产生了需要联合战线的想法

鲁迅一向很注意结成联合战线。^③早在1925年北京时期,他就主张:“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④这是说小刊物结成联合战线也可以发挥大作用。从1925—1926年间开始,鲁迅急切希望寻求新的“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所以,当他遇到这些愿意对旧文明“施行袭击”^⑤的人,从本心来说还是有合作意愿的。

(二) “梯子”思想使然

鲁迅知道年轻人初出茅庐,未免鲁莽,但是在强烈的“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的心愿驱使下,他是很迁就的。他知道,年轻人“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⑥,只要有真诚的态度,他甘愿为他们当梯子。他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⑦。很明显,鲁迅是由于非常希望青年们能够借助于自己这把梯子攀向更高远,又“应青年之请”,才加入“左联”的。

（三）鲁迅早就有与创造社联手的打算（这点王宏志也已经指出）

因为他们对于旧社会施行的打击是有力的，尤其是郭沫若在大革命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激情澎湃的革命气概，从参加北伐到对蒋介石的揭露，受到鲁迅高度体认。到上海后，原本已经准备好联手，声明都已发出，但因郭沫若临时亡命日本，后来者改变意向，合作告吹。但是鲁迅对创造社还是重视的。鲁迅后来说创造社“挤”他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说明鲁迅虽然与之论争，但也并不轻视他们，如果他们仍有合作意向，鲁迅仍有诚意。

（四）李立三亲自找鲁迅谈话，明确表明创、太二社对鲁迅态度的错误，并希望与鲁迅联合

这对鲁迅是有说服力的。鲁迅的性格是对于坚持错误、文过饰非者不依不饶，而对于坦然承认错误者，则不计前嫌。鲁迅衡量人的标尺，不是你曾经如何，而是你对待错误的态度如何。李立三明确判定创造社方面做得不对，使鲁迅感受到诚意。创造社方面郑伯奇、冯乃超等均上门表达诚意，使鲁迅消除了戒备心理。

（五）冯雪峰出面，增加了鲁迅的信任感

由于整个事情是由冯雪峰在与鲁迅沟通协调，也增加了鲁迅对对方的信任。冯雪峰是鲁迅非常信任的人，也是中共与鲁迅的联络人，他既代表了中共领导层的意见，也代表整个筹办方，这让鲁迅更为放心。

（六）联合也是有条件、有保留的

在某种程度上，双方都有“姑且试试”的心态。所以，鲁迅对冯乃超等起草的“左联”理论纲领，明知很不成熟，也不强扭；对“左联”筹备工作，也不采取以往组织社团时“亲力亲为”的方式；在成立大会上的观感也是“皆茄花色”，对“左联”也提了不少意见，给创、太二社的人们感觉是“针对性很强”，是在批评他们；而创、太二社的人们，一边在商谈筹备左联；一边也有疑虑，实际上对

鲁迅的意见并未完全消除。比如钱杏邨的“阿Q死去”论,就还在唱。鲁迅后来曾说“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⑧,一方面指其不少成员带着很多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幼稚病,创作上也并不是很强;另一方面是说各方的理念、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⑨这话明显含有告诫的意味。

这样,鲁迅在感到需要建成联合战线,确认争论是非有了公道的说法,对方态度又较为诚恳,又有自己信得过的弟子从中协调,自己又享有充分自主权、发言权的情况下,抱着希望青年们借助于自己成长起来的态度,参加了“左联”的筹备。但实际上,在联合筹备的过程中,分歧还是存在的。双方采取了相向而行的态度。有些分歧后来逐渐消散了,有些分歧后来却发酵了。

二、鲁迅参加左联是“转向”了吗?

迄今很多文学史著作和有些鲁迅传记还在弹着鲁迅在1927年后“转变”的老调。其理由是鲁迅与自己风格迥然不同且刚刚激烈论争的创造社、太阳社共同组建左联,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普罗文学”。从表面上看,似乎鲁迅从一个“五四”走出来的老一辈名作家,孤身进入了一批海归新锐群体,追随时髦,变得激进偏颇。陈独秀说鲁迅“接近政党”;另一些人更说鲁迅“投降”“屈服”左派;还有一些人则持“转变说”。

对此,李何林曾经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中很明确地指出:“他扬弃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奠定了‘史的唯物论’的根基;是他的思想的进步,并不是什么‘转变’。这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革命文学。”^⑩同样,在筹建“左联”的问题上,鲁迅同样表现出一贯的探索前进的姿态而不是“转变”。正如我在《左联成立的若干问题》中所说的,在左联筹建的缘起和过程中,都体

现出是创、太二社转变了态度(虽然有的人转变并不顺畅和彻底)而不是鲁迅。当李立三来找鲁迅表达对创造社方面态度的否定而希望与鲁迅联合的时候,鲁迅只是表示了友好的接受。因此,无论在左联的筹建方式、左联纲领的撰写,还是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等方面,都体现出鲁迅的自主性、一贯性,以及对创、太二社成员的忠告和保留。

鲁迅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说:

(革命文学论争)突兴之后,革命文学的作家(旧仇创造社,新成立的太阳社)所攻击的却是我,加以旧仇新月社,一同围攻,乃为“众矢之的”,这时所写的文章都在《三闲集》中。到一九三〇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①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左联”筹建时,大家默认,鲁迅不必每次参加筹备会议,有什么事派人去跟他回报沟通。“左联”纲领起草后,起草人冯乃超专程去给鲁迅看,鲁迅笑称“我写不出来”,其实是不参加意见的表示;而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才是他真实意思的表达,虽然后来整理发表时有所改动,但是毕竟发表的文本才是鲁迅意见最准确的表达和固化。而其中的意见,大多针对创、太二社的左派幼稚病而发。鲁迅的三条意见:第一条,“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第二条:“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第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②其实,这三条,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是把创、太二社成员的空言激烈,脱离实

际,以至于把“诗人和文学家”看得高于一切人,都是可以和创、太二社联系起来的。尤其是最后一条,实际上连左联的《理论纲领》也说进去了。《纲领》不是有“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¹³这样的话吗?不显然正是鲁迅所说的“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吗?而鲁迅提出的三条建议,其实也是包含了对创、太二社做法的纠偏,其中第二条明确指出:

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¹⁴

明确地指出了创、太二社发起论争的做法偏颇。第三条更加直白:

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¹⁵

鲁迅当着创、太二社的人们的面,这样直指其病,简直是“秋后算账”(即使是后来整理时补入的,也够锋芒直露的了),难怪创、太二社的人听了要发牢骚了!

如此说来,说鲁迅参加“左联”是“转变”或者“投降”,是缺乏

依据的。我们从这些原始记载中看到的，是创、太二社因感于“革命文学”难以为继，来找鲁迅联手组建“左联”；鲁迅一方面希望这群新人能够迅速成长，一方面自己也并不以长者、领导者或唯一正确者自居，而放低姿态，从联合的角度，容忍他们的不足，善意地给予忠告，并提出切实的、有针对性的举措，意在纠正他们的思路和方法。但左联的年轻成员们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地位，把自己放在“预言者”“导师”的定位上，所以当然一时难以体认鲁迅的深意，有的甚至最终也未能体认。这也正是鲁迅后来说的“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的部分含义，也是鲁迅与左联后期领导层意见分歧的根源之一。

后来人们把鲁迅参加左联说成“转变”，意思是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没有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的，毛泽东也只是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⑥，并没有说他转变。鲁迅当然对自己也有修正，包括“救正”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也确实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关注和研究，但都不能说明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变”没“变”都不能定论，何况是否“转”？难道创、太二社以及其他一切宣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有“转变”的过程吗？所以，说鲁迅参加“左联”是“转变”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正如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发展过程，鲁迅的思想当然也是在发展的、变化的。他自己有过很多自述，倘若每个发展都用“转变”来表达，那就把“转变”一词泛化了。人的思想变化发展，如果出现大幅度的、改变既往轨迹甚至向相反方向发展的大变化，才可以称为“转变”，如果是沿着既有方向的阶段性变化，那可能还是称为“发展”来得更恰当。

三、鲁迅怎样看左联？

从鲁迅对于“左联”从成立到解散的态度，可以发现一些非常

矛盾的现象。比如,他与创造社刚刚还在激烈论争,突然就联合筹建“左联”;他刚刚与对手握手言和,却又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批评对方;他积极支持使用“左翼”的名称,但是又说左翼容易变成右翼;他承认“左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自己却不去参加“左联”的社会活动;他与“左联”前期领导人关系都很好,而与后期领导人关系却越来越糟;他开始那么赞赏徐懋庸,后来却痛斥他;他对周扬意见很大,按说萧三来信要求解散“左联”,他应该欢迎才对,可是他却反对解散“左联”;“左联”解散了半年他还予以充分肯定,并说“左联”还在发展;他私下埋怨“左联”,公开场合却极力维护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里,我将就鲁迅对“左联”的总体看法做一个梳理。

鲁迅谈到“左联”的第一篇文章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他提出了三点意见和三点建议(已如前述)。之后鲁迅再次公开谈及左联,是1931年4月刊登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抨击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的。其中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当局残杀左翼作家,“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①⑦}鲁迅这些话,可以说字字血泪,痛彻心扉。这里对“左联”领导的无产